



行水金鑑

百十五
百十一

ル 5
1174
14



門 九 5
號 1174
卷 14



行水金鑑

卷第一百十一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屯軍事務江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正級傅澤洪錄

運河水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七月戊子管理河道工部郎中楊恭奏六月以來久雨水溢運河東西兩岸衝決甚多有妨糧運乞撥京營官軍修築仍命文武大臣董之庶克濟事章下工部議宜移文都督同知陳達同楊恭於通州直隸天津等衛附近處所量起軍餘三千名順天府沿河州縣起民夫一千名相兼隄淺人夫并工修築以便漕運并行戶部每名給與行糧仍令董工官盡心提

督務在堅厚以圖經久從之

明憲宗實錄

李裕成化中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浚白塔孟瀆二河以便漕張秋南旺及淮安西湖舊編木捍衝激勞費無已裕與郎中楊恭等謀易以石遂為永利

明史稿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二月丙午管河郎中楊恭奏兗州汶上縣直抵濟寧運河隄岸衝決一百一十里今欲葺理每夫一名乞月支口糧三斗從之 三月辛卯太監汪直言高郵邵伯寶應白馬四湖每遇西北風作則糧運官民等船多被隄石椿木衝破漂沒宜築重隄於隄之東積水行舟以避風浪工部議合行漕運總兵巡撫

等官相度增築從之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五年九月壬申詔修南京內外河道先是南京監察御史何舜賓奏南京城內外河道淤淺宜發丁夫疏浚下南京工部暨守備等官按視以為宜如所奏其工力於京民丁多而家富者量役之及浙江蘇松等府大戶運糧至京亦令量助仍令舜賓等管理聽其設法以補不給從之 十月壬子陞工部郎中楊恭為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恭管理北河直抵濟寧一帶河道六年考滿漕運總兵等官奏保陞職仍舊任事吏部議擬通政司叅議詔曰恭既管河勤能准陞右通政恭在河道承奉太監汪直故有不次之擢也

明憲宗實錄
恭於二十

三年以京察開
住亦見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六年九月口口戶部會官議漕運及巡撫等官所陳事宜一大名府元城縣小灘官軍兌糧河道淤淺宜於元城館陶二縣增置主簿一員職專疏濬是年贄呂梁洪二石堤長七十餘丈築石壩一百六十五丈復於灞西築隄二十餘丈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道要害

洪在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最為險要自李化龍開泇河而二洪不為運路矣

明憲宗成化十七年五月庚辰南京工部員外郎吳理言近御史何舜賓建議乞疏濬南京河道以便糧運今天時亢旱人心靡寧乞暫為停止以蘇民困事下工部

覆奏請如理言候豐年再陳區處上曰河實淤淺宜在疏濬惟慎擇官董之不必止也

明憲宗實錄

成化十七年既塞河南決口又自揚州鑿河四十里以泄積潦蠲災賑饑伐材為屋以居流民比還民遮道留之

王整撰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
公名遠以工部侍郎治河

明憲宗成化十八年二月己未工部以管河右通政楊恭巡河監察御史趙英會勘漕運總兵官陳銳所奏欲於臨清縣南三里開通月河分減水勢誠為利便但言東平州戴村修砌減水石堰欲行山東科派夫料而歲荒不能給宜於銳原借本部修路銀內支用或人力不足於附近無災縣分取之庶事易集而民不勞從之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秋八月久雨衛漳滹沱等河漲溢運河口岸多決自清
平縣至天津衛凡八十六處大蒙等村屯凡九處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九年九月丁巳戶部會官議奏漕運巡撫等官所上事宜一武陟等縣沁河其源出太行山下流接徐州運河舊各縣無管河官巡視修理遇夏秋水泛堤岸多被衝決請於武陟新鄉獲嘉原武陽武封止祥符等縣各增設主簿一員專巡河道如議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十月丁巳停總理河道通政司右通政楊恭俸三月以漕河淺澀運船多過期不至為戶部所參奏也 十二月戊午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

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上下供用多取給江南然必藉船運而後可達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府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洗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隄岸流入黃河汶泗洗諸泉歲久不浚亦多壅塞以致河身淺澀糧運稽遲及四方進貢方物等船不便往來雖工部亦嘗奏行兩地巡撫巡接管河官員督工修理但恐仍前泛視來歲運道不得水利接濟所誤非輕請敕工部重臣一員選領諳練屬官一員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修築疏浚上是之命工部侍郎杜謙率其屬郎中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四
蕭冕員外郎李濬往董其事因敕謙曰朕唯國家公私
物用取給江南而運道水利關係甚重近年以來河水
淤淺加以天旱沁水決入黃河汶泗洗諸泉又多壅塞
以致水利不通有妨漕運特命爾謙自通州臨清直抵
淮揚一帶會同山東河南巡撫巡按督責三司府衛官
并管河管泉官員逐一踏勘凡係蓄水接濟運河堤岸
何處衝決所當修築泉源何處壅塞所當疏浚及會計
合用工作木料預為措辦待明年凍開相度事勢緩急
工程小大起集軍民趁時修理務俾水利通行舟楫無
阻斯為有益此誠國家大計凡事有相關及敕內該載
不盡者聽爾計議便宜而行文武官敢有怠慢誤事者

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執送問刑衙
門問理四品以上并方面軍職叅奏執問各巡撫巡按
有不用心者亦其實來聞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庚戌詔修河夫月給米人
三斗時遣工部左侍郎杜謙自通州抵淮揚督修謙以
所在民饑請量給官廩戶部議如其言從之 七月辛
未工部左侍郎杜謙奏奉敕修浚河南山東等處運道
沁衛二水已經相度緩急修浚頗有次第臣今竊究其
弊緣無大臣總理雖有管河官員多為親臨上司改委
顧彼失此不得專於職務乞如侍郎王恕總理河道事
例增設工部侍郎一員其沁衛二河河水經涉地遠遇

有旱澇人夫浚治無官管攝乞如山東泉源事例增設主事一員及臨清以北至德州俱無管河官乞依臨清以南事例增設管河判官主簿一員本部議覆上曰侍郎不必增設餘如所議

明憲宗實錄

杜謙字益之昌黎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即涖徐呂二洪洪當運道中迅流立石齧如齒列盤渦盪漉舟稍失制則人與貨俱沒公至相其地勢詢其水患稍加平治舟賴以濟歲適歉山東淮北流離飢餓之民叢集兩岸隨舟上下號呼乞食公設法勸率得米為淖糜以食之全活甚衆後佐工部時漕河淤塞糧道不繼衆議舉公往任修浚之事公自通州循

河流以抵淮揚相地勢去淤塞導源泉修閘壩漕河復通竣事復命上嘉之有文綺楮幣之賜

杜公墓志

成化壬辰銳鎮淮揚挂漕運印已亥於淮河壩改石閘修造移風清江福興四閘包砌塘岸疏通泉源辛丑仍於濟寧分水龍王廟自南距北可十里各置一閘以節省水利總漕事十四年河道之修築轉漕之利弊政事之得失前後建百有餘章廿一年乙巳改

管南京中府事

陳鎬平江伯陳銳傳

明憲宗成化廿三年二月庚辰工部奏直沽迤東海口新開沽河道例應三年一浚宜遣官并行巡撫都御史李田等如例起夫六千給以口糧并工疏浚從之

明憲宗實錄

明成化間開濟寧西湖自耐牢坡至塌場口長九十
里汶水入焉改耐牢坡開名永通

北河續記

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運至宣大省兵餉主事楊讚
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濬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又多

天險人力難施遂止

朱國禎湧幢小品

明孝宗弘治元年二月辛亥修儀真瓜洲二處壩下河
口及淮安府福興閘 八月丁巳南京守備太監蔣琮
奏揚州儀真地方羅泗橋舊有通江港可開閘放船成
化間巡河工部郎中郭昇奏濬通河面置二閘潮滿則
開潮退則閉船隻經過無復盤費損傷之患時有奸豪
侵占牽路於沿河水次起蓋浮舖為買賣者恐斯閘一

開必致折改往往以河水易洩為辭欲隳其成昇因力
辨浮議條陳五利冀以行之久遠而司漕運者悞聽奸
詞擅行築塞致令往來船艘仍前受害近壩居民謂為
得計就於臨河牽路起蓋文天祥祠宇欲使後來不敢
輕易改拆而守備指揮亦於閘上擅自蓋亭索取財物
乞依前修濬開放及將奸豪侵占牽路所蓋舖屋祠宇
俱為折改則奸弊可革便利可興工部覆奏命巡撫官
會同總兵官從公勘議以聞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二年四月丙午修濬沱河白馬口及近城
隄共三千九百餘丈

明孝宗實錄

弘治二年河失故道泛及汴堤巡撫大臣具疏奏聞

事下工部集議舉可以治水者令刑部左侍郎白公
昂居南京兵部僉以其名對詔可乃改公戶部遣人
特敕賜之以行公受命乃言河患甚急非臣一人所
能獨治唯郎中婁性為臣屬官其才可任詔亦可於
是婁君往受公謀畫以河舊自歸德府之飲馬池東
入睢水經宿州靈璧至宿遷小河口入泗唯睢淺隘
不能受故其勢瀾漫橫溢并及永城夏邑蕭縣碭山
睢寧等處其治之無緩婁君以為然乃協謀于巡按
憲臣命鳳陽知府章銳相其便宜以興工役而推官
李渭宿州知州萬本分行治之自宿遷而上至歸德
而止並加疏浚使淺者以深隘者以闊其旁民居田

畝悉築堤以護其崇一丈又於符離橋南鑿月河一
道長五百丈闊十丈深二丈五尺沿河置減水閘七
及浚渠一皆為防河計也凡役工夫三萬人經始於
三年之夏五月至秋八月而畢

宿州志

吳瑞字德徵成化乙未進士弘治己酉歷工部郎中
治濟寧以南河道值久旱舟膠不前公知之兼程抵
任相宜從事鑿新河浚舊河增壩閘時蓄洩水通而
舟前軍民稱便高郵甃社湖風濤覆舟舟人多溺死
公度傍湖田鑿復河延袤四十里遇風舟由復河可
免覆溺功成而田賦額存民患之同事者議撥荒田
補賦公以為非便上疏乞蠲除下戶部議卒如公疏

至今利賴辛亥以疾乞歸

黃雲撰吳郎中墓志

明孝宗弘治三年二月辛卯疏浚直沽迤東海口并新開沽一帶河道十一月癸未侍郎白昂奏處置河道事宜乞令揚州府管河通判常居瓜洲總管閘壩不許回府營幹他事南北直隸山東府州縣管河官令其沿河居住管理河道不許別有差委其兗州府通判則令常居南旺分水地方專管撈淺并提調各閘若山東布政司勸農叅政則令兼管河道修理疏濬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明孝宗實錄

白公昂見高郵之贛社湖風浪時作多覆舟或舟觸岸輒壞議即其東開複河以避其患河成舟安行無

險名其河曰康濟人思公惠別名白公堤

吳寬白公傳

白公昂視運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濬治時監察御史孫君衍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副都御史李公鼎漕帥署都督僉事都公勝署都指揮同知郭君鉉合議高郵州運道九十里入新開河湖東直南北為隄舟行其下自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贛社石臼平阿諸湖通縈迴數百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沿隄故椿石遇輒壞多沉溺前此董河事者嘗議修湖東鑿複河以避風濤便往來不果行今欲舉運河便利宜莫先於此者白公議運遂相

地興工開鑿起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溝而止
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壅土為隄椿
木磚石之固如河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東又為
閘四涵洞一每湖水盛時使從減殺焉以三年三月
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獲康濟白
因采衆議聞之上名曰康濟河

劉健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畧

四年漕運總兵官都勝請濬揚州揚子橋灣頭河道
發丁夫萬餘渠中掘得都巡檢漢壽亭侯都統制觀
察使印四顆

南河全考

明孝宗弘治五年六月己未南京戶科給事中羅鑒等
應詔言五事一理漕河金溝淺之阻宜於大河西岸開

河避之南旺湖之阻宜於孫村西岸開河避之 八月
丙寅惜薪司左司副何鼎奏通州倉貯糧一時權宜初
非經久軍士不便於關支警急不便於防守請於都城
隙地增置倉廩移通州倉糧於其中且請修濬大通橋
以東石閘河道令漕舟直至橋下以省轉輓之勞戶部
會議以為京倉之建固善但時詘未可舉羸河閘之說
果便然後施行從之 九月己巳朔直隸鳳陽府知府
章銳應詔言六事一謹河防沛縣迤北臨清迤南閘座
多被附近無籍小人作弊有於始建之時通同匠作將
閘底高起致水搏激又有陽雖閉蓄陰實泄放乞敕各
處管河郎中御史等官禁治下所司知之

明孝宗實錄

李景繁字邦泰儀封人成化五年進士歷都水郎中
管漕河時漕塞自儀真入淮凡三百里舟膠不行有
詔命都御史暨郎中治景繁獨任之募夫八萬人初
濬邵伯湖揚子橋三汊河廣皆六丈次濬廣陵驛東
廣倍於三汊次濬樸樹灣廣三倍於初次濬儀真瓜
洲二壩廣倍於樸樹者三深於舊者各五景繁行瓜
洲隄上見東南多沮洳區問土人此何所也曰江潮
之滙也景繁導之自古劄港劉家灣入漕渠曰今漕
渠非得巨流濟之舟終不可行如值江潮時開壩開
恣江北走已即塞之天復大雨漕事成矣土人曰河
亢而江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倒流入江漕渠益淺

都御史而下咸謂李策非善景繁曰江水故平潮至
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土暨石
潮至大決壩開江水奔漕水瀾瀾襄岸舟乃大行河經
壩閱數日會大雨漕渠水瀾瀾襄岸舟乃大行河經
徐州盪州將噙居人震恐景繁又作石堤河不能為
害弘治六年遷山西右叅議理儲轉四川右叅政致
仕

朱睦㮮山西叅政李公傳

明孝宗弘治六年十月戊辰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
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
府有廣濟渠及方口堰許州有棗祗河渠南陽府有名
公等渠汝寧府有桃陂等堰其他故渠廢堰在在有之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
濬治之功灌溉之利故老相傳舊志所載不可誣也雖
行分守等官疏導然事非專委難以責成請敕布政司
撫民參政朱瑄專領其事從之賜瑄敕曰邇者官奏河
南郡縣踰時不雨輒赤地相望流移載道水利一事所
當預圖其河南等府伊洛等渠歲久湮蕪多被王府屯
營侵塞及勢要之家占作碾磨雖已行令分守分巡官
提督修舉然不責攸歸未免顧此失彼且更代不一難
以責成以爾素有才謀不避艱險可委專理爾其親詣
前項渠堰再行酌量時宜以次興舉合用木石等料於
各該田多有力之家從公勸諭或別為措置量起所在
附近軍民人夫相兼整理選委的當官員人等提調務

臻實效無事虛文原置閘處仍舊置立以時啟閉仍將
得利之家地土頃畝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旱則官為
斟酌驗畝分水以杜紛爭以後堙塞就令得利軍民併
工開濬有潰決之處亦就培築隄防務圖經久其豪強
軍民敢有仍前截水安置碾磨占作稻田者依律究問
故敕 甲申增設工部主事一員管理沽頭上中下三
閘先是大理寺左少卿屠勳言沽頭水勢最為易涸從
來嘗設主事管理人以爲便近因革去往來有勢力者
不時啟閉民船動淹旬月乞敕工部移文管河郎中常
川在彼管理工部覆奏以爲管河郎中自濟寧以至儀
真所經地方千有餘里若坐守一方不免顧此失彼宜

仍設主事一員專理從之明孝宗實錄

弘治癸丑河決張秋甲寅六月公奉敕往治之加太

子太保乙卯回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陳鑑平江伯陳銳傳

明孝宗弘治七年三月壬子工部言頃河決張秋命右

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今聞河防修築未完自臨清

至沛縣運河俱淤淺而管河郎中陳綺方在彼督役恐

不能周歷諸地本部欲遣屬官有幹局者往會大夏計

處以相其成遇淤淺之所則多方疏濬事畢而還從之

五月即命內官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來治河語在河水七月乙丑高郵康濟河成初南京

兵部左侍郎白昂奏凡高郵湖行船最忌西北風往來

舟楫多致覆溺若於磚塘內開複河一道引水行舟可

免風濤之患於是巡河監察御史孫衍管河郎中吳瑞

因共挑濬并置閘堰築隄岸以利牽挽往來稱便焉康濟河於

三年告成見前劉健記而實錄紀於七年蓋至是始得聞於上也十月戊寅副使楊茂元奏山東連

年荒旱今歲積雨為災兼修塞張秋決河供給不貲差

科繁數請取回鎮守臨清右監丞李全別用兵部覆奏

謂臨清鎮守官嘗取回別用一旦復設中外駭訝宜從

茂元所請凡在臨清內外供給亦請悉從節省上曰臨

清地方亦須用人鎮守李全不必取回餘如議行之

十二月壬申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張縉為通政司右

通政提調沙河至德州河道太監李興等言縉修河有

功今決河已塞仍須令管理河道因以命之明孝宗實錄

張縉為山東參政弘治癸丑河決張秋上命平江伯
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百需悉委調度甲寅功成
遂陞其秩為通政司右通政屬之行河時衝決之餘
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浚無所遺又於決口
之東甃石岸數里以圖勿壞又新築南旺東堤樹柳
其上每歲夏秋水溢輓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雷禮
戶部尚書張縉傳

明孝宗弘治八年十月丙寅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
陳銳都御史劉大夏奏河防糧運六事一謂漕河水利
全藉山東諸泉每年夏秋瀦蓄南旺等湖至旱乾時以
濟糧舟近豪強軍民或決堤泄水以圖栽蒔或阻遏泉

源以資灌溉乞照先年侍郎白昂奏行事例禁治一謂
南北運河止是汶水分流接濟春夏旱乾水源微細必
藉各閘積水以時啟閉庶可行船往往官員隨到隨開
以致糧運阻滯乞申明列聖詔旨嚴加榜示一謂管河
官員責任太輕事多掣肘乞敕河南管河副史張鼎大
名府帶管隄防參政李瓚俱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
巡視聽其便宜行事巡撫等衙門不得有所阻撓一謂
安平鎮黃陵岡荆隆口及新築于家店以下隄防俱用
人守視水涸則積土備用水漲則防護修築若有重大
工程臨時調附近丁夫協同修理一謂大名府所築長
隄必須逐年增修庶保經久乞行參政李瓚以所屬隄

北人戶編定班次每年農隙之時調發若干增修一月
疎放隄北軍屯與寄居人戶亦一體從輕編定輪流調
發庶免起夫科擾之弊一謂濟寧迤北南旺開河戴家
廟一帶比之他處最要而安平鎮地方土脈疎薄新築
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檢點今自濟寧直抵通州相
去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逆水尤難若止責與一
人提調恐致誤事乞敕該部依臣等前奏仍分其地為
三南北各設工部郎中一員中間增設通政一員提調
下工部覆奏俱從之

明孝宗實錄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成化八年進士為都水司主事
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魚臺至臨清行泲汶沂泗四

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餘道會於泗水而分流於漕
渠為閘凡三十有六設守津吏以時啟閉為淺二百
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然歲遠法弛諸泉湮塞或
為豪宦侵匿漕運屢屢告艱縉行郡得堙塞泉四百
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餘泉會於泗水漕運
大濟工部以績奏改兵部職方歷四川參議

公傳

朱睦㮮作喬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一
 五
 明孝宗弘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璋
 言高郵湖為運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閘迄於張家鎮
 凡三十餘里其隄面故輒為風濤所嚙屢修輒壞勞費
 無算宜易以石庶幾可久而新修康濟河西岸亦須預
 為營築以免衝決之虞河之北閘仍宜北遷五里許庶
 舟行可以盡避湖面之險事下工部請如所擬以淮揚
 廬鳳等府贖罪米價并兩淮運司餘鹽價銀一萬八千
 兩為買石之價工匠日食則移文儀真淮安批驗鹽引
 所并淮揚鈔關勸借商船米給之事畢即止上從之仍

行水金鑑

運河水

卷第一百十二

明孝宗弘治九年四月庚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璋
 言高郵湖為運河喉襟之地而自杭家閘迄於張家鎮
 凡三十餘里其隄面故輒為風濤所嚙屢修輒壞勞費
 無算宜易以石庶幾可久而新修康濟河西岸亦須預
 為營築以免衝決之虞河之北閘仍宜北遷五里許庶
 舟行可以盡避湖面之險事下工部請如所擬以淮揚
 廬鳳等府贖罪米價并兩淮運司餘鹽價銀一萬八千
 兩為買石之價工匠日食則移文儀真淮安批驗鹽引
 所并淮揚鈔關勸借商船米給之事畢即止上從之仍

諭令贄築期於堅固經久不得虛費物力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年十月丙戌總督漕運都御史李蕙請於瓜洲新壩至倉壩一壩至四壩港口儀真鑰匙河及歇馬亭各建一閘以便糧運工部覆奏謂二壩邊臨大江潮長則壩低水高固易於車放潮落則壩高水低殊不為便莫若於江口總港內各建一閘潮平之時下板蓄水令與壩相平為便從之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七月甲子刑科右給事中周旋言六事一通運道南旺湖上游舊有湖數里足以蓄水今其隄岸淤漲又為豪右所據蓄水無地湖流乾涸有阻糧運乞遣官查勘開濬下所司知之 九月戊午工部

覆奏刑科給事中周旋所言疏濬南旺湖事謂管河右通政張縉留心水利亦已得人若又差官不免掣肘宜令縉自行處置修濬為便從之 十月壬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史戴德奏修築泰州運河隄岸三千二百一十二丈請令所司給役夫工僱之直從之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三月乙丑四川平茶峒長官司吏目許澣陳四事一通剝運以蘇漕卒之罷都城西山之水流注通州白河向年浚之通漕運糧船至大通橋矣但以河狹岸峻沙土易壅不能久耳設欲浚掘深廣恐犯拘忌今擬止於河身仍舊惟於舊閘壩上及張灣河口量增壩堰畧高數尺引水貯滿其旁各為減閘以洩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三
二
潦漲每壩之上置造剥船如浙江市河船式每遇糧船到壩以之遞送每壩倒換無間陰晴民間有能造船裝載者亦聽其便仍於大通橋南一帶創造塌房暫上堆停旋令小車驢羸運入各倉收納甚為利便竊計車運工價若遇泥濘時每遇一石約銀一錢以剥船運之每船貯米一百餘石每石止錢幾文較之車價奚止倍蓰乞敕該部講議舟車利便定為經久之規以濟民用下其奏於所司

明孝宗實錄

弘治庚申高郵諸湖堤久且壞總督漕運張公敷華為深溝數道以緩湖水寶應地多平隄公趣令築隄

隄成而水至

李東陽撰都察院左都御史簡肅張公神道碑
公名敷華字公寶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正月辛未巡撫直隸蘇松等處都察院都御史彭禮等奏鎮江府所屬運河南抵奔牛壩北至新港壩先因河道淺狹運船俱從孟瀆河大江經行徑抵瓜洲遞年起夫四千往瓜洲壩挑淺近年運河既通亦用夫疏濬又往瓜洲挑淺民實勞於重役乞令本府人夫止於本處挑濬其瓜洲壩一帶運河令江北揚州府屬并附近州縣人夫撈淺庶民無重役之勞事下工部請行總督漕運都御史張敷華議處以聞從之
二月乙未停草蘇松常鎮四府導河夫役初管河工主事姚文灝奏於四府每歲均徭外令民納僱役銀以備治水之用謂之導河夫其後官吏因之侵刻民甚病

之至是巡撫都御史彭禮以為言命革之 三月辛未
修築安平鎮瀕河隄岸從管河通政韓鼎奏也

明孝宗實錄

高貫字曾唯江陰人弘治己未進士辛酉為都水主
事分治三沽諸閘多所興革其大者釐正蕭碭豐沛
歲役夫修昭陽湖隄匯泉以濟漕涸又修沽頭南北
堤為橫流蔽民田獲利流移復歸往來怙勢者聞風
斂戢隱然為河渠重者三年改戶部

邵寶撰按察司副使高

君墓志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正月戊寅工部管理河道郎中商
良輔以直隸河間天津等處堤岸水衝決者一百四十
一處請量撥人夫用本府原收折色椿草料銀兩支買

物料并工修築從之 八月壬戌修通州至儀真一帶
河道 十二月辛酉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奏漕河地
勢濟寧最高必引受汶泗上源以為接濟然上源要處
莫如洗河其口在寧陽縣堽城石瀨之上元時於此治
閘作堰過水入河我朝因之至成化間以土堰歲費椿
草丁夫乃易以石以為一勞永逸殊不知元漕副馬之
貞勒言於石以戒後人切勿妄興石壩以遺大患蓋土
堰之利水小則竭水入洗水大則嚴閉閘口以防壅沙
聽水徑自壞堰西流故雖歲一勞民而洗河自通自石
堰一成水遂橫逆石堰既壞民田亦衝洗河沙塞雖有
閘門壓不能啟汶水不復入洗河之貞之言至是愈驗

乞簡命大臣一員經畫拆毀石堰移於上源仍作土堰以復舊規及將洗河壅沙自洗口至濟寧百三十里分工挑濬埝城迤西春城口子衝決堤岸併工修築事下工部會廷臣議以為難行上令更議工部言本部主事張文淵亦言埝城石壩為漕運之害欲將壩開革去使汶水由分水河口接濟南旺一帶河道宜併行勘處上曰運河重事即差堂上官一員往巡撫并管河等官從公勘議奏聞處置於是工部右侍郎李鏊奉命以行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二月乙未工部覆奏禮科右給事中王績等所言河道事謂河道艱澀有妨糧運不但清

河等處而自通州至儀真一帶運河隄岸亦恐淤決請令漕運管河等官各督所屬修濬從之 閏四月庚午工部右侍郎李鏊會巡撫山東都御史徐源及管理河道等官勘報源所奏寧陽縣開壩謂埝城石壩湫口七處水小則從各口順流水大則從壩上漫出一可以阻塌淤沙不為南旺湖之害一可以減殺水勢不慮戴村壩之衝難以拆毀但今三十餘年約損三分之一合趁時修補其近壩上下積沙宜令挑撈舊埝城壩稍東有元時舊閘一座比因濟寧迤北不通漕道故置閘壩開濬洗河引水直入濟寧南流接濟徐呂二處運河東平州戴村社地方汶水入海故道永樂間始橫築一壩以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二
五
過汶水盡入南旺湖龍王廟前分流南接濟寧北達臨
清漕河遂通今據分水龍王廟前起至濟寧天津間通
計九十里水共高三丈有奇緣水性就下若將泲河濬
深則汶水盡出濟寧南流徐呂恐濟寧迤北直至臨清
四百餘里仍復乾涸必梗漕運又泲河上截自舊堽城
壩口起至柳泉共九十餘里廢棄年久無益運河不必
挑濬自柳泉起至濟寧係汶泗諸水會流之處內四十
餘里淤塞者半應合疏通導引二水專接濟寧迤南運
河又春城口子外障汶水內防民田委是低薄走泄水
利滄沒禾苗并戴村壩一道俱係緊關去處應合修築
乞將堽城戴村二壩令管泉主事歐陽瓊參政冒政春

城口子令參政崔巖泲河令僉事袁經分地督理仍聽
徐源親臨閱視章上工部覆奏請令徐源并管河通政
韓鼎及管泉主事歐陽瓊右參政冒政管理修浚從之
十月壬申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縉奏揚州淮安一帶
運河七月以後雨水不通至今乾淺恐深冬無雪來年
運船必至阻礙乞令所司疏濬及將清江口築塞淮安
府仁信等壩修完以蓄水利命所司知之 十一月乙
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沂卒沂字希曾武進人成化
十一年進士弘治十四年巡撫真定等府時滹沱河水
溢壞民田廬奏請築隄捍之三疏乞休不允卒官 十
二月癸未工部覆議漕運巡撫等官會議事一復漕河

以通糧運浙江蘇松等處運糧船隻俱由夏港口并孟
瀆河出江二三百餘里方到瓜洲其大江中有黃圖等
山風濤險惡往年糧運皆由常州府奔牛壩直抵鎮江
府京口閘不過一百五十餘里經過江面就抵瓜洲近
年以來此河淤淺宜下所司起附近軍民夫併力疏濬
及考究事實修復練湖導引水源以防歲旱仍三年兩
次疏濬務成永久之計命河道閘座宜亟修治不許遲
悞

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正月庚戌管理河道工部郎中張
瑋奏高郵等州縣原設石閘石橋涵洞蓋專為湖河之
計將以時其啓閉而蓄洩水利比來為近堤人家私立

洞口掌理遇水溢則竊自閉塞水消又竊挖堤岸以致
衝決遺患動費財力不可勝計乞將涵洞築塞每五里
改砌減水石閘一座以絕盜決之弊工部請如所奏下
巡撫等官勘處以聞從之 三月庚子管理河道工部
郎中張瑋奏徐呂二洪上流消縮致運河艱阻乞令河
南巡撫按等官於埽德州決口等處議開濬築塞之宜
令工部覆奏從之

明孝宗實錄

合肥郭鉉總漕運累進都督同知嘗浚通州河二十
里置壩令淺船搬運歲省白金數萬當孝宗時鉉筦

漕十三年

明史稿

泰陵復土戶部郎嚴經督役轉輸為艱經言以舟

潞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知可
行否

湧幢小品

明武宗正德元年二月庚申命工部修築盧溝橋堤岸
以去年六月爲水衝壞六百餘丈故也 三月丙申添
設汶上縣袁家口寺前鋪二石閘以其地在南旺之南
開河之北地勢高下懸絕至春末水淺舟膠漕運阻滯
故也 十月戊申濬滏陽河河舊在順德府任縣新店
村之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
泉等河北流兩岸皆徵糧地景泰間漳水併入漫流衝
曲周等縣地方沿河各築隄以備泛溢成化間舊河淤
塞於村之西南衝決爲新河合沙洛等河入穆家口兩

岸亦築堤備之弘治初漳水徙入御河民棄堤不復修
理近年漳水復入新河西岸地皆滄沒任縣民高暘等
以爲言下巡撫官勘處至是具奏言穆家口乃衆河之
委請從此先濬乃并濬舊河新河令兩處分流以殺其
勢堤岸亦漸加修築庶民患可除工部覆奏從之 十
二月己巳命戶部郎中郝海工部員外郎畢昭會同漕
運叅將梁壘修理會通河仍戒其毋得怠緩河起大通
橋迄於張家灣有閘數座然地形高下懸絕蓄水甚難
卒不能通行舟楫

明武宗實錄

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正德初由巡
撫貴州召督漕運明年就進右都御史蘇松浙江運

舟由下港口及孟瀆河泝大江以達瓜洲遠涉之苦甚不能堪甚至於漂沒鍾言孟瀆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有四閘行數十里至宜陵鎮北抵揚州甚為徑捷急宜開濬為便從之改掌南京都察院

明

明武宗正德二年三月辛酉添設清江浦新壩閘二座議者謂春冬淮水退消清江浦淤淺外河與裏河湖水高下縣隔設壩盤剝舟行未便宜將壩改作內外二閘以時啟閉節水通舟事下工部覆議從之六月辛未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先是總督漕運都御史洪鍾言蘇松運舟由下港口并孟瀆河泝大

江以達於瓜州者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覆於風浪惟孟瀆河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設四閘經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即抵揚州運河於舟行甚便請開濬如舊至是成九月丙午戶部郎中郝海工部員外郎畢昭等奏修復大通橋至通州河道及閘十二壩四十一凡用銀四萬五百七十兩有奇議者謂漕粟自張家灣入京儼車甚費故欲開河通船以免陸運之艱然地形水勢高下懸絕河雖開而無所濟也

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四年九月辛亥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鉉卒鉉字彥和其先廬之合肥人初嗣指揮使成化丙午充漕運叅將弘治乙卯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總

督漕運兼鎮守淮安復進都督同知奉命濬通州官河
廿餘里置減水壩令淺船搬運歲可省數萬緡但頗不
拘小節傲物自雄人以是短之正德丁卯被召還理府
事至是卒

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五年五月庚午工部議覆漕運都御史屈
直等奏揚州淮安一帶湖河設有涵洞等溝減水等閘
以便蓄洩總為漕河計也近管河官多不得人沿河種
藝軍民雨多則固閉閘洞不使洩水天旱則盜水以資
灌溉欲將前項閘洞如法築塞仍行各管河官自通州
直抵揚州有仍蹈前弊者田入官受財者永戍邊衛詔
准擬仍命出榜禁約 六月乙酉罷濬沽河之役先是

巡撫僉都御史劉聰等建議令工部委官開濬自沽河
抵鴉鴻橋河以便輸運至是工部言其非便罷之 八
月庚戌命鎮遠侯顧仕隆充總兵官提督漕運兼鎮守

淮安地方

明武宗實錄

榮靖公顧仕隆督漕疏開會通河司空王公軌申請
之至今稱便蓋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
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國初僅有
神武中衛小倉耳因漕運後期暫將京儲收貯通州
以待轉輸因循苟且歲月遷延權勢家車輛日伺而
乘上之急牙儈趨趨吏胥破冒猶其小者邊關塞堡
間道可通倘有為之嚮道者而輕騎疾馳者卒至或

據倉廩或肆燒燬國儲不一空乎且京城大通橋至
張家灣一帶河流為元時轉運通渠也當都水監郭
守敬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
丞相以下皆親畚鍤為之倡永樂間亦循故道抵京
竟為浮言所沮正德元年始一行之奸徒倡議復中
止夫運糧至農務興秋雨降泥濘不得前輿人索厚
直費且不貲節浮費以紓民困興國家自然無窮之
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計無過於此者嘉靖庚戌
虜果薄近郊關通州廩粟賴此舉也而同人咸服公
之淵迥大略云

謝廷諒鎮遠侯顧公傳

明武宗正德六年五月辛亥革慶豐通流等閘新設閘

夫及剝船以工部奏河為沙淤剝運不便也 十月丙
辰戶部議奏近年運船為流賊焚劫以致國賦虧損貨
物踴貴今賊勢未可計日平恐饑饉流移之人又復竊
發宜如前議遣大臣整理河道凡有補於漕運者悉聽
經畫因舉捕盜都御史陳天祥漕運都御史張縉及蘇
松巡撫張鳳可分任詔東昌以北屬祥徐州以南屬縉
不妨原職東昌至沛縣屬鳳

明武宗實錄

葉天球字良器婺源人進士知東昌府府北有減水
閘蓋洩聊堂莘三邑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圯淫
雨漫漶廣沒民田公請以椿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此
息調簡登州歷四川參政

呂柟作公墓志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七月壬辰大學士梁儲等言今年四五月以後各處水患非常鳳陽臨淮天長五河盱眙等縣軍民房屋盡被衝塌田野禾稼淹沒無存老稚男婦溺死甚衆淮揚等處爲南北襟喉之地自儀真以北至於清河遠近一壑茫無畔岸房屋坍塌人畜漂溺難以數計淮安新舊城內駕船行走居民半栖船上河堤決口阻壞船隻後幫糧運無計前行京城內外順天河間真保等府驟雨連旬數十年以來所未有者通州張家灣一帶彌望皆水衝壞糧船漂流皇木不知其幾疏入不省 八月戊寅巡按直隸御史吳閻言長蘆濟寧諸處沿河夫役本以備疏濬修築之用及至冬月寒凍

不用其力乃徵椿草銀其法未爲不善但因循既久實去名存欲乞今後沿河夫役量留三分聽用冬月仍徵椿草餘七分官收其直管河副使以時督令所屬收買傭工公私兩便又見通州至天津河道淤塞夫役逃竄盜賊竊發奸弊多端蓋由其地軍民雜處官無專職所致乞照成化年例添設順天府通判一員即河西務爲治所專治天津一帶河道夫役兼捕盜理訟以安畿甸疏下工部覆議皆從之

明武宗實錄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正月乙巳命工部管河郎中畢濟時會山東巡河分守等官疏濬南旺一帶河道時淤墊者八十餘里運船滯不得通故也 三月丁未修浚運

河先是都御史臧鳳奏近年以來常州一帶河流漸微高郵諸湖水溢堤決徐北兩岸淪沒南旺上下又復淤淺漕舟遲阻職此之由乞令總理河道并巡撫管河等官及時挑濬修築工部議覆從之仍敕都御史龔弘督其事

明武宗實錄

正德十六年漕運都御史臧鳳請修復五塘灌民田資糧運管河郎中楊最奏寶應湖極險當准高郵康濟河事例修築越河以免沉溺按五塘儀真陳公塘江都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而寶應越河則御史王鼎聞人銓員外范韶按察司仲本皆以為言萬曆十二年始行開挑焉

南河全考

正德十六年六月丙戌

世宗已登極矣

工部都水司郎中楊最言

寶應縣范光湖西南高東北下往來糧運等船入湖行三十餘里始出東北堤岸去湖面僅三尺許每雨潦風急輒至衝決不惟糧運阻礙兼鹽城興化通泰等州縣良田悉遭淪沒請如昔年刑部侍郎白昂修築高郵康濟河例專敕大臣一員加修內河仍將舊堤增石積土以為外堤一勞永逸可保百年無患是為上策其次莫如照湖埭密次椿柵數層以為備塘砥障風波而舊堤重加修葺亦可支持數年若但如年例修補漏缺苟冀無事一遇淫潦驟發即無所措其手足策之下也疏上用其次策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

七月庚申南京給事中陳江上

言三事一恤民隱言儀真以北張家灣以南諸瀕河地方疲困已極復被水災宜加優恤令民無出今年租稅下戶部復言瀕河諸郡詔書已減半稅不得悉蠲致虧國計上是之 九月辛亥工部覆遮洋運糧指揮王瓚奏直沽東北有新河以轉輸薊州所司玩愒不及時疏導河流阻澀必候潮至舟乃可行以致邊關糧餉往往告匱請敕管河郎中及天津兵備副使親督所司濬使深廣以通歲漕從之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元年正月壬戌命主事江珊等督理新河工程先是海口淤塞漕舟從天津出海復折入梁河而達薊州道遠水湍舟數為敗議者謂直沽東北岸有二

道一曰新開一曰水套北接梁河徑四十里可以疏濬成河改由北道無涉海之慮謂之新河行之天順間民大稱便歲久湮塞漕臣以為言工部覆議於治河郎中之外別委清廉主事一員會官督濬疏珊名以請從之 二月己亥兵部覆管河郎中畢濟時疏一言臨清以北沿河所屬半為軍屯今軍屯之地舖舍盡毀官柳盡伐堤岸不修河洪不濬軍民船泊盜劫為常皆為武職廉勤者少而撫按又委以別差軍士缺伍者多而丁壯率編以他役遂視河道為泛常耳今宜依軍政考選例擇廉勤指揮一員專理河道一言南京進貢快船宜遵明詔裁定數目申明禁例不許勒抑夫錢拒閉閘座阻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二
四
撓運道詔從之 秋七月乙巳朔塞東鹿城西滹沱河
決口築護城隄修晉州紫城隄成 九月乙卯修撰
唐臯疏言比見運河地勢高其水易涸丁夫挑淺沿岸
挑泥是以隨挑隨淤終歲不休宜倣嘉湖取淖壅桑之
法以舟運泥至近岸別令人轉運務去河灘遠則一歲
之役可免數歲勞又山東泉脈甚衆頃管河官類多轉
委於人疏導無方以致泉流散漫不入於河乞敕分司
主事親督其役如法疏濬庶衆流成川亦運道之一助
也事下工部議覆從之 丙辰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
譚魯奏言河南山東修河人夫每歲以數十萬計皆近
河貧民奔走窮年不得休息請令管河官通行合屬地

方均派上中二則人戶徵銀僱役便工部覆議從之
十一月丙午戶部上言河道通塞關係漕運請預加經
理為來年計仍申明禁約進鮮等項船隻及內外官員
有倚勢阻撓者叅奏治罪上然之命亟如議實行 十
二月乙酉戶部覆提督漕運總兵官楊洪奏言今運道
淤淺查得閘河白河一帶各有額派挑淺夫役官司因
循廢弛以致漕舟困於起剥軍吏因而蠹耗請行總督
河道及管理泉閘諸臣時時臨閱淺處督工疏濬仍令
所在軍衛有司驗視漕舟修補破敝以備後運從之

追地租入官 十二月辛丑裁革湖陵沽頭金溝謝溝
新興黃家等八閘官吏量存溜夫添設長溝淺靳家口

閘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三年春正月戊子把總運糧指揮使劉翱
乞挑濬海口新河以便漕運工部覆議從之 十二月

壬寅總理河道侍郎李瓚言前年河決安平故開北河
以殺水勢中間建閘四淺鋪二十設閘官四員閘夫二
百二十名淺鋪夫二百名今河歸故漕前項官夫並宜
裁省工部覆議從之

明世宗實錄 瓚字宗器濮州人弘治丙辰進士歷戶部尚書提督倉場

明世宗嘉靖五年六月丁卯工部郎中陳毓賢言揚州
寶應縣范光湖為糧運必由之路湖四面甚廣水勢瀾

漫僅以三尺之隄障之一旦積雨水發則橫奔衝決不
惟阻糧運而河隄以東田土俱成巨浸此第一患也臣
以為障水固所當先洩水亦不可緩請於河隄以東修
築月河以分水勢如工費浩繁財力有限則請自淮安
而下自寶應至高郵建平閘數處以洩其流亦中策也
得旨令治河都御史章拯督漕都御史高友璣會議相
度果開築月河有益即定計為之毋惜小費

明世宗實錄

是年御史戴金請濬隄下久壅河道 按子嬰溝接
潼河下廣洋湖長沙溝通官莊亦入廣洋湖劉家溝
通瓦溝溪望直溝出官河三里溝通七里溝出葛頭
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溝君師廟起至章思蕩

葛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

南河全考子嬰溝在寶應縣

南六十里子嬰舖北西通運河北接潼河潼河在縣東南六十里西南接子嬰溝東北入廣洋湖廣洋湖在縣東南五十里射陽湖在縣東六十里即射陂也自固晉至俞口白沙入海湖西至固晉屬山陽東至上射陽屬寶應

明世宗嘉靖六年三月庚辰漕運都御史高友璣疏言徐邳下至清河乃運道所經實北南喉襟要地頃年以來黃河泛溢地方遭惠民不聊生近日沛縣官河流沙壅漲船隻難通該御史等官戴金等奏稱黃河入淮之道有三渦河白河二道為上源年久墜塞其水併入汴河是以徐州之南獨受其患若小壩至宿遷小河一帶并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去處逐一挑浚則趨進之水不止而徐州水患可以少殺十月戊午御史吳

仲言通州運河元時郭守敬創建已有明效先朝漕運名臣平江伯陳銳等亦累以為請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為力甚易而權勢固利之家從中撓之或倡風水之說或謂絕灣民之利皆不足信誠令閘運歲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又漢唐宋時漕皆從汴渭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今令京軍支糧通州率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間道可通設虜因鄉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燬倉庾則國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以臣言下戶工二部定議修浚僦舟夫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次第就渠徑達京倉此興無窮之利而杜不測之虞於計便上曰

行水金鑑卷二十三
疏濬閘河誠轉漕便計自永樂以來屢議修復因大小
臣工不肯實心任事以致因循至今為奸人嗜利者所
阻今轉輸日煩軍民交敝苟有息肩之策何憚紛更戶
工二部其各委堂上官一員會通運官及御史吳仲等
親行相度地形計處工力以聞若大事可成則勞費不
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足恤如有奸豪阻議之人聽
廠衛緝治如律因命戶部侍郎王軌工部侍郎何詔及
御史吳仲等董其事至是軌等言地形從大通橋至白
河高可六丈若大興工浚之深至七丈通引白河則漕
船可直達京城諸閘可盡罷此永久之利然未易議也
為今之計惟應修浚河閘然從通流閘經二水門南浦

土橋廣利三閘皆衢市闐闐中不便轉般從溫泥河濱
舊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誠修築之令通普
濟閘則徑易可省四閘兩關轉般之難閘壩皆宜添設
官吏人夫守視臣等竊計修閘浚渠築壩之費當用銀
一萬五閘置船各六十一船日運糧萬石造船之費可
一萬五百通漕糧二百三十萬石歲腳價可十萬三千
五百若糧多船少聽以車轉水陸并進通軍事易竣亦
可早還宜令戶工二部各舉屬官一人兵部推都指揮
一人充叅將專司修理轉運諸務會同巡倉御史各奉
敕行事募軍餘萬人作之務在堅久每閘壩各置公廨
其費取之修倉餘銀巡倉贓罰及所省腳價其木石等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三
取之各廠又言通州京輔重地軍民全集亦當積蓄以
安人心不宜過慮自起驚疑河源自西山經流大內至
大通橋或旱澇乾溢啓閉通塞亦非外人所能與候上
裁擇時上意已決命戶工二部亟如所擬舉行即於今
冬具儲工料以來春興工仍敕諸臣協心共事勿偏執
異同致妨經國大計 壬寅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言西
水支流原自豐縣漫溢至沛橫貫運河衝決隄岸其勢
徑趨昭陽湖以此運河南流勢緩停淤沙泥幾與岸平
今故道疏築已通而東岸勢卑土疏善崩秋水泛漲恐
復淤決乞僉復蕭礪原額淺夫專令在沛時常防守仍
令徐州管河判官督同沛縣主簿聞官往來閱視隨宜

疏築凡遇秋水時至徐州管洪主事量調徐呂二洪夫
役協力修濬其管河等官有能平治得宜三年無患者
超格賞擢工部覆奏從之 十一月乙亥朔禮部尚書
桂萼上疏稱修通惠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上以其疏
下大學士楊一清張璫擬票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開行
轉搬之法可以省運軍之力宜斷行之勿為浮言所阻
璫亦言通州河道經元郭守敬修濬今開壩俱存臣聞
京城至通州五十里地勢高下纒五里之
遠近攤五十尺之高下無所不可誠濬甕山源以蓄諸
山水引神山泉以合下流之歸迂回以順其地形因時
以謹其濬治此一勞永逸計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五
銳建議開修此河憲宗皇帝命大臣督理而河道已通
運船已至城外適有黑眚之異惑於訛言遂止識者恨
之今欲開修此河因仍舊道誠易耳况一舟之運約
當十車每年運船已到則令剝運新糧未到則令剝運
通州積糧庶京師充實永無意外之患矣至桂萼所論
開修三里河則費廣而見効難非直有地理之忌而已
也上深然璉言因諭一清曰覽卿疏具見忠愛朕居深
宮外面事情何由得知卿輔導元臣正當直說庶不失
政事萼所奏必有惑言伊輒聽信不但誤了朝廷之事
亦失了大臣謀國之意彼疏朕看數遍亦知不可欲直
拒之非待大臣之禮故諭卿等票來行意在其中矣我

孝宗伯考時已命整理開修此河不意當時黑眚為異
夫黑眚之起非為修河蓋灣裏住的鄉民正恐失利乘
此為言俗叫為嘛唬卒被破事當時若有一識事剛正
之臣告我伯考曰黑眚之異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詐之
徒乘機營利惑及愚民不可墮其詐計伏惟剛斷而行
之如此伯考豈無聰察哉前日勘官回奏停當已有旨
待春暖興工朕亦恐有言者左說破事而萼即為首也
夫萼與璉替朕有所不逮功為等也若論識時利達事
體則萼以十不及璉二三也朕欲降一密旨與萼云昨
卿奏開河一疏足見謀國至意但前已有旨了况先朝
亦有成算不必改議恐起營利者擾事卿疏朕畱覽未

知可否復與卿計一清言聖裁允當遂命如前旨傳行
濬天津海口新河

明世宗實錄

是年漕運都御史高友璣於瓜洲西江嘴置瓜口閘
時監工者不慎致工人受賂築砌不如法鎮人復倡
為泄水之說聞竟不用

南河全考

濟寧河溢公總理河道欲疏支流殺悍猛築長隄防
衝潰然後浚曹沛自無淤阻費十萬緡可足考據精
詳與喜事臣議弗協天旱公禱泰山既降甘雨寧陽
泉忽湧數尺南旺膠舟乃行工部請別遣重臣特陞
公本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於是白河孫家渡工始
興明年夏潦驟發公以人言乞罷廷推盛公應期代

之迎合無成復代潘公希曾如公議乃底績

王大有撰工部尚書朴菴

章公墓志
章公極也

明世宗嘉靖七年正月乙酉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言沛
縣迤北河道地形庠下泥沙易集以故累濬累塞今詢
之官民盛稱昭陽河東自北進汪家口南出留城口約
長一百四十餘里可改運河北引運河之水東引山下
之泉內設蓄水閘旁設通水門及減水壩以時節縮較
之挑濬舊河勞逸遠甚且可為永久之利計用夫六萬
五千人於山東南北直隸相近府分徵調仍量行僱募
用銀二十萬兩有奇取之兩淮鹽價而以山東官帑所
貯佐之期六月而畢章下廷臣雜議皆言應期議是上

乃命應期及春和督官興事且誠各巡撫等官同心協力共成大功應期請乞管河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於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等處役工挑濬以殺上流之勢武城迤西至沛縣迤南修築長堤以防北潰之虞俱從之 四月庚午吏部等衙門尚書桂萼等以修省會議條陳十二事一言近以運河淤塞邊報嚴急議遣大臣提督勞費特甚宜並取還邊牆諸務止令守邊官計處俟年豐舉行新河夫盡數歸農而以河南山東京操班軍暫借一季免其赴京分遣修築 六月乙巳御史吳仲郎中何棟尹嗣忠都指揮陳璠奉敕開濬通惠河成仲等因疏五事一時疏濬以通運道言大通橋起

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有餘中設慶豐等五閘蓄水今已通運然地勢陡峻土皆流沙夏秋大雨河流暴漲衝決淤塞所宜預處請行管閘主事坐守閘壩往來巡視一遇衝塞隨即挑築晝夜撥守毋致盜決仍將閘運扣省脚價銀內每歲量支千兩寄通州庫隨便興工如不足仍聽奏討一專委任以責成效言大通閘河止設主事一員又兼他務不無妨廢請令住劄通州專理河道通州添設管河同知或判官一員所管起大通橋盡鮮魚閘合用錢糧歲支扣省脚價凡應行事宜及委用官員悉聽管閘主事處分仍敕戶部歲三月初旬遣郎中或員外一員奉敕住通州會巡倉御史沿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三
河往來催僭天津以北糧運驗算輕賚銀兩待運完日
造冊奏繳一改閘座以防水患言夏秋久雨西山水發
皆由閘河東流閘門隘小水泄不及遂至泛漲衝決堤
壩此出不測非人可為原議障水石壩今已修成又通
流閘在通州城中市井環繞積水丈餘又西水關久浸
水中俱非長便舊有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拆
運通州西水關外創造石閘一座將前石壩南移二十
餘丈改造石閘一座平時閉板水落啟洩疏入上以運
河先朝屢經勘議未得成功仲等僅四閱月而就緒嘉
其勤勞命科道官查驗行賞所條事宜部議亦稱便上
悉從其所言 壬子御史吳仲言通惠閘河成功不易

持久為難請留原差工部郎中何棟督理三歲一更聽
動支餘銀扣省脚費僱倩軍民夫役挑濬上流改造閘
座嚴防山水泛漲法禁盜決河防隨船帶石包岸逐年
栽柳護堤填墊橋道補蓋廠房修艤剥船及兼理天津
一帶河道又各河道俱設有司水利官請於近地所屬
勤敏者改陞一人或同知或判官填註通州專管河道
其督運戶部郎中尹嗣忠請如侍郎王軌疏仍留坐守
催督終始其事以後不必專設率歲二月請差郎中或
員外一人奉敕前去會同工部郎中巡倉御史督運完
日回京及將來剥船編入漕司必須設官專管方為久
計疏下戶工二部覆如其議上曰然河工方就計非親

其事者不可責成何棟令住劄通州往來督理及天津一帶軍衛有司官事干河道俱聽委用毋得阻撓歲滿勞著陞改職銜照舊行事吳仲仍提督京通等倉兼督理通惠河與何棟尹嗣忠陳璠等協心共濟尹嗣忠督運糧回部歲差如議改軍自運及添設專官俟漕運會議具奏 七月庚辰總理河道都御史盛應期疏濬昭陽湖東一帶新河工已及半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新河之開非計詔罷其役併罷諸治河官應期請俟秋深果舊河通流則已如仍有阻礙須終新河之功為經久利戶部請從之且言河道總理官不可罷得旨應期回京別用另選忠誠才望大臣代之竟罷新河之役 九

月庚午朔罷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管河郎中柯維熊俱冠帶閒住初應期奏開新河維熊贊之甚力朝議罷役應期請緩一月毋停工保其終事維熊復甚言其不便應期亦上疏自理部議兩罷之應期果毅任事既奏開新河因謬議紛起欲急於成功以杜眾口遂以嚴急興怨功未成而罷然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卒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利不淺也 己卯刑部尚書胡世寧疏言新河之議首倡自臣既而盛應期先因僉事江良材具疏偶與臣合遂爾奏報為國家興莫大之利第初議限以六月而應期勇於集事功僅四月已十成八九遂致官吏嚴急怨讟煩興朝議以安人心為

重亟止其事尋命應期與維熊同罷彼維熊之反覆變詐陰陷大臣私誤國事其罪當不止此至於應期平日執性過嚴所至物情不協非遇寬大之朝不止罷黜之罪今得此非不幸也但自古國家每償大事必追責首議之人應期祇因臣妄言新河之謬得罪以去則是不惟誤彼徒費工力而使後任事之臣盡以應期為戒皆臣一言之所致也請與應期同罷或更加重擬或薄示降調使天下後世皆知我皇上馭臣賞罰之公愚臣死不敢欺之義上報曰覽卿所奏已悉至情但應期受命治河委任非人督責過嚴以致怨聲載道不能無罪業已處分矣卿宜安心供事不必引咎自責

明世宗實錄

是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口梁靖口吳士舉庄衝雞鳴臺沛北皆為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刑部尚書胡世寧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道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匯於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三
中
隘所以豐沛徐州漫為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源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武城以南廢隄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臣與李承勳同行擬議莫若於昭陽河左滕沛魚臺之中地名獨

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闊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船止更加濬闊以為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三縣隄成

明紀事本末 世寧請開新河疏具載山東全河備考者為詳為錄之疏曰臣聞河流遷徙不常歷周至今未有久治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恤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治之理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治河

次之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自汴城西榮澤縣經中牟陳穎等處至壽州入淮一自汴城東祥符縣經陳留毫等處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至魚臺塌場口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今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此正所謂河流合則勢大者而河身又狹則又所謂狹則勢急者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於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為巨浸近又溢入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漸至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猶小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以竭前宋澶州之決灌數十郡縣禍不可言故言治河當因故道而分疏之故道雖六其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其在汴西榮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疏上流之勢勿使壅也其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三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便開濬一道以分疏其下流或恐曹沛漫流久而北徙宜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曹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并防其北徙此治河急務也若開運道尤在所急然今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里而不能遂開者以方秋水溢塞處半為流沙所壅撈沙水中沙隨水勢隨掘隨壅甚難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時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并土排築旬月可開或謂此暫挑沙開築終不可永杜來歲之再淹則宜趁冬水涸冰凍船阻照南旺開湖式於昭陽湖中間開河一帶兩岸築堤以通運道比之今

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而來歲通漕可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衝沙填塞即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淤可駭臣等再三計議莫若於湖東岸滕沛魚鄒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猶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開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西岸為河東堤且防河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來冬水結船停更加濬開仍于彼立一夫厥量撥山東人夫接邊暫寬豐沛之民以稍息咽喉之氣此上策也

應期吳江人以薦起為都御史總理河道工部郎中柯維熊與之偕時趙皮寨為上流其地視河高數尺而其土又皆沙也隨疏隨淤久之功弗成坐論免歸

河南通志

盛都御史新河之役不可全謂其無功也顧其喜功無漸程役太嚴又忤安仁故爾中止今猶可復也或

於汴西濬孫家渡一道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
正東出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擇濬一道以少殺其
勢少分其流可也或修武城以南廢堤以防豐沛漫
流或修築沛北廟道口堤以防新決河口可也

鄭曉吾
學編餘

應期役丁夫九萬八千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過夏
村抵留城百四十里已閱四月怨讟上聞褫職停工
自是四十年無敢言改河者乃終嘉靖之世河之入
漕為梗者六其決口歷歷在穀亭孟陽湖陵廟道口
間而其害惟庚寅北徙為大漕之寄於河而受梗者
屢見莫大於辛亥房村之決大決亦大費小決亦小

費為漕故無所惜特患工之不能久耳中丞劉天和
濬漕河上流使漫流就下以濟二洪為利垂十年辛
亥壬子間復專治徐淮下流為漕利亦垂十餘年而
上流積漸受淤迫而縱橫衝射如乙丑之全河逆行
為從來河患所未有事窮則變於是有思成公新河
之績者矣

全河備考

何棟字伯直巢縣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七年上命
修通惠河棟升工部郎中疏鑿故道蓄豬上流建閘
築堤務圖久遠甫五月告成自是糧運直抵大通橋
歲省輸費十二萬緡上心嘉悅升俸一級賜白金綵
幣升右通政仍督河務

王用賓撰都察院右都御史何公墓志

行小全錄卷一百一十三
嘉靖七年漕運都御史唐龍奏乞於三汊河口儀真
上游之地置閘以盡漕利

南河全考

明世宗嘉靖九年正月甲辰敕通政司右通政何棟專
理通惠河道棟先任都水司郎中修濬通惠河開工成
陞通政工部言棟治河有成績宜專任之以究其用故
有是命

明世宗實錄

是年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射下數
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
懼舟戒弗行公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
逼之東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逼河流激盪乃
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

舊是役也有風公終新河之緒者有謂當條新河之
害以聞者公一弗從蓋公之功成上乃詔加公尚書
俸級仍總理之十年改兵部右侍郎

潘公希曾傳

卷第一百十三

多者聽巡倉御史勘覈補給後不為例事下戶部覆如
經言上從之命奪緋并管河郎中等官俸有差 九月
己未滄州築月河工成 辛未巡按直隸御史詹寬言
河堤率以草束土累築而成故堤善崩宜及時加土以
障其河洪仍興復絕堤興濟二閘以石甃之時其蓄洩
以殺水勢又德州當衛漳滹沱下流稍近鬲津宜便置
閘以為減水之區東兗諸郡所積河道銀足以當石閘
之費事下工部請令總理河道等官計處從之 壬申
工科都給事中趙漢條陳河道便宜六事一濟寧上下
河道皆仰徂徠山等處諸泉及諸溝澮皆漕河之委宜
以時巡視疏築至汶泗諸河尤當經理一淮揚之間故

堰高郵諸湖為堤以便舟楫頃漸多頽壞而清江浦為
入淮要路數有淤遏之虞宜便議經久之策工部覆議
從之 十二月辛卯戶部員外郎范韶御史聞人銓各
言寶應縣范光湖為歲漕必由之道而湖闊水洶患常
不測請開築越河一道使舟行河中以免傾覆之患若
河堤不堅決之甚易宜建減水閘五座濬赴海渠五條
築堤節流以防衝決之虞工部言韶生長湖濱銓昔宰
茲縣見聞必審其說當從上是之令總督漕運都御史
等官會同勘視計處至當以聞

明世宗實錄 范光湖一名范光湖在寶應縣西南十五里東西長三

十里南北闊十里東北連清水湖南會津湖西通灑火湖灑火湖在縣西南四
十里西通衡陽湖南接安宜溪東北入汎光湖津湖在縣南六十里東通運河
西北會汎光湖南接高郵界清水湖在縣
南西南連汎光湖東會運河西通閘北溪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二月丙申刑科給事中徐俊民疏

言南北咽喉莫急運道茲惟鉅任貴在得人竊見河道

都御史李緋漕政不修一籌莫展乞更置得旨緋曠職

令閒住緋字廷章固始人弘治乙丑進士二月庚子詔以通惠河脚價銀五千

兩修築天津迤北一帶要兒渡黑龍口桃花口等處決

口五月辛亥工部覆中軍都督府經歷司經歷趙善

鳴奏請濬大通橋至通州運河增添閘座多修漕艘運

通州糧入京城以實根本修自都城至儀真運河淺澀

自良鄉及涿州達保定河間真定迤南一帶陸路低窪

以保轉輸報可庚午太僕寺卿何棟言奉旨相勘河

患大端有二一曰滹沱河發源山西渾源州會諸山之

水東趨真定由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

此故道也但晉地形西高南下因衝決紫城口東溢而

東鹿深州諸處奔為巨浸茲欲築此決口須起藁城縣

張村至晉州固堤築堤一十八里高三丈闊三十丈多

用椿木密栽榆樹務求堅厚足禦奔湍然後挑濬河身

三十餘里障水南行使歸故道一曰鴨河沙河磁河俱

發源山西五臺山會諸支河之水至唐河藺家園合流

入河間府東南任止霸州天津入海此故道也但河間

府地形東南高東北下因衝決藺家口東北溢而肅寧

新安諸邑罹其墊溺茲欲築此決口計六十餘丈浚河

故道自劉家口至陵城淀計三百餘里通計二役工力

浩大遺民方救死不給官帑又散賑已竭且大水將至興役爲難二麥被野蹂躪可惜大工未可遽議宜先令府州縣官隨地修浚以免暫時水患俟酌處財力有餘然後舉前二役又看得涿州有胡良河自拒馬河分流至涿州東入渾河良鄉有琉璃河發源磁家務潛入地中至良鄉東入渾河皆其故道近以渾河沙壅阻塞二河下流遂致平地湮沒瀾漫至數千餘頃勘得下流壅塞之沙僅四五里用力頗易計費不多所當亟爲疏浚臣請以胡良河委涿州知州張經綸琉璃河委興州中屯衛指揮李思恭各給夫一千名責之月終報竣以二臣才力必能集事工部覆奏得旨允行 七月己巳戶

部郎中徐元祉疏言元祉受命賑濟保河二府以地方災害由水患未消遂言順天真定保定河間四府河患謂以大分言順天利害相半真定利多害少保定利少害多河間即全受其害蓋水之害有二一曰河二曰淀河本以洩水今下壅而不宣淀本以瀦水今上溢而不受洩洞無涯民瘼特甚弘治正德間蓋嘗築建長堤排塞決口水悍土鹵隨即潰敗爲今之計惟有疏濬而已臣周相原隰備訪僉議敷陳疏浚六事一濬本河以開其源蓋今所稱九河悉自西山而來南與滹沱合則侵真定諸郡北與白溝合則侵保定諸郡所謂本河也濬之使河身寬濶足納衆流乃今日治水之第一義也一

行水金鑑卷百十四
四
濬支河以分其勢蓋九河由紫城口入大清河湮槃口
入文都村蘭家口入白洋淀楊村河入章哥窪所謂支
河也濬之使河身直遂以納細流則水勢分矣一濬決
河以防其漸蓋九河當其安流自成一道本支二河受
之有餘陡遇急雨連澍岸口四衝所謂決河也宜視水
勢所便每衝量留一口深濬順導數處共成一渠以殺
湍急且杜淫溢之漸一濬淀河以統其宗蓋九河溢於
既滿停於不洩壞田疇為淵藪所謂淀河也濬之使淀
淀相通達於本支等河庶下有所洩不至汜濫一濬淤
河以順其性蓋九河東逝原有故道或為泥潭之凝結
或為豪強之曲防所謂淤河也宜依故道疏之使高者

下下者通占阻作梗者抵罪勿貸一濬下河以接其流
蓋九河一自青縣出一自丁字沽出其於二流相匝者
如苑家口尤甚皆所謂下河也濬之使本支等河兩涯
不滯直達於海則治水之功成矣以上數事不過闢阻
水之高岡覓受水之故道分其來勢通其去脈此其大
畧也若夫施工之序則自苑家口始於此首事必專其
責任然後一行真定府先濬滹沱河以保障城池培植
要路次晉州束鹿武強等縣於紫城湮槃等口聯絡河
間府獻河等縣於寶村單橋淮鎮遡流窮源俾水循滹
沱一派以出青縣一行保定府先濬楊村河蘭家口白
洋淀次安州新雄任丘等縣於呂公月樣等橋聯絡順

行水金鑑卷百十四
五
天府文大等縣於龍灣張青苑家口俾水引沙窪一派
出丁字沽斯可以抑九河之患而民害可息矣下二部
議覆四府河患先該太僕寺卿何棟勘奏障濬工程浩
大民困未紓須料才力有餘乃可興工已奉俞旨今元
祉所奏又極詳明夫水害不除則民災終不可免恐不
可以財力之詘坐視斯民之溺乞降專敕二道令順天
巡撫王大用保定巡撫許宗魯督同各該兵備有司官
照依所奏事理履行勘視凡故河淤塞所在遡流窮源
通加開濬其一切橫流散漫之水亦須究其弊原順流
下導務使趨河就海不可顧此棄彼以鄰境為壑其諸
官豪阻截水利者即行改正若更抗拒從重叅治體勘

明白即畫域鳩夫及時戒事一面具實奏聞詔悉從之
癸酉陝西巡撫都御史王堯封奏陝西各邊歲仰食
縣官者不可勝數考之黃河運道自汴城入洛河至孫
家灣下載陸轉可數百里而達陝州復由黃河經潼關
通渭南不四十里抵陝城而陝之金州等處徑湖廣襄
陽漢江皆有水可漕誠循此道改立漕卒增置牛車先
轉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米十萬石於金州續改附
近陝州等處折糧二十萬石各舟浮車轉而達於陝則
可以不煩內帑而用饒足矣戶部覆言漢唐盛時歲漕
關中粟數十萬石耳然漢番係議作渠田不欲漕張湯
議通褒斜不能漕唐褚朗鑿三門山為梁而功不成楊

務廉又鑿為棧以輓舟而輓卒多墜死李齊物鑿砥柱以通舟而不能入至候水漲乃上蓋皆更砥柱之險敗亡過半故至呼河中山為米山謂僱門匠為無墓而我朝成化間亦曾轉漕二十萬石至陝有斗錢易斗米之費竟不能達今徒愛獲穀之利而不知利之不償其害是楊雄所謂耗十而愛一之說也宜下廷臣會議可否以聞既而廷臣皆以為不便罷不行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八月壬申順天府香河縣郭家莊自開新河一道長一百七十丈闊五十一丈有奇路較舊河近十餘里有司以聞詔管河諸臣亟為善治并祭

告河神

明世宗實錄

總河朱裳保運道疏畧云弘治以前河分四支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近年俱以堙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徑趨沛縣又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穀亭口事誠可虞况今漕渠窄隘洪閘束捍以全河入之自不能容惟當分濬以殺其勢今梁靖趙皮幸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雞岡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宜挑濬深廣導引漫水使歸入正河而入睢州張建口起築長隄至歸德州郭村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泛溢仍特疏梁靖口下流且挑儀封於莊村月河入之遠於小浮橋則北崖水勢殺矣其北崖

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州原有長堤以防東北入海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擊所宜急為修築兼添築月河以禦奔衝及查河道魚臺其流益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海之漸議者欲塞岔河口以安運道然以臣計之其可虞者有三水勢洶湧遽難堵塞一也縱令塞之勢益流激夏秋水漲兼恐橫崖決北二也決口既塞徐州上至魯橋泥沙滯積山東諸泉水微運道必淤三也今宜將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相其要害固之以石泄之以壩自城武至濟寧州創築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魚臺縣至穀亭鎮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紓其患即所謂

順水之性不與水爭道者也

山東全河備考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庚寅總督河道都御史劉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為害亦大邇來黃河改衝一支從虞城蕭碭等縣下出小浮橋口而於榆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塞斷流不入利去而害獨存明春糧運已迫今宜浚自魯橋至徐州二百二十里之淤塞修師家莊至黃家閘之閘座及行管河郎中主事疏浚諸泉源與運河接濟又請徵調山東河南兩直隸四省夫役及議處工價糧食限各郡縣朝覲官速回任以充委用申明運軍不許多帶貨物以致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四
八
淺阻復疏請設沽頭閘主事并各閘官吏夫役工部議
覆上從之詔以疏通運河係國家急務天和前後兩疏
具見盡忠仍賜敕命作急督理一應司府軍衛俱聽節
制務刻期完工以圖永久

明世宗實錄

公總督漕運至淮會漕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

汶卿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黃

河故道固堤岸毋令走洩未幾漕利

朱睦㮮撰右副都御史
馬公傳 公名卿字敬

臣林慮人弘治乙丑進
士嘉靖十二年任總漕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七月癸未御史曾翀奏漕河自臨
清而下汶水與衛水漳水淇水合流北至青縣復合磁
濬諸水經流千里始達直沽每遇大雨時行百川灌河

其勢衝決散漫蕩析田廬漂沒糧運請於瀛渤之上流
如滄州之絕堤興濟之小埽灣德州之四女樹景州之
泊頭鎮各修復減水廢閘股引諸水以入於海則大勢
分而不為害乞敕河臣程督之報可 九月庚申初建
西海神祠先是上召禮部尚書夏言於無逸殿諭之曰
西海子歲以午日奉兩宮游宴止行望祀宜特建祠宇
言退乃上疏曰禁內西海子者即古燕京積水潭也源
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瓮山後匯為七里灤
東入都城瀦為積水潭南出玉河入於大通河轉漕亦
賴其利比之五祀其功較大宜特祀請於北閘口湧玉
亭後隙地建祠以答神貺詔可 十二月辛亥總理河

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其一泗州祖陵其一壽春王墳錄不其一近年黃河入運僅利濟魚臺南至徐沛二百里爾自魚臺北至濟寧及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諸泉之利宜大加疏濬務俾勺水悉入漕河其一南旺周遭湖堤已築成一百餘里堪以積水其舊設減水閘壩俱宜查復其一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橫流今黃河既已南徙閘河汶泉水微培堤亦已高厚毋容更議其一淮安清河口板閘迤南淤淺河道併工疏浚築為堤岸其一新莊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啓閉工部以其議為當上從之明世宗實錄

古者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雖沁衛淇漳之水過

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減今則伊洛沁汴汜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邪將導沁入衛歟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安山南旺蒲灣泊昭陽諸湖大半淤填平滿積水甚少運舟恒苦淺澀若於武陟境內沁河橫建滾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勿俾與黃河相近以大堤及諸堤為隔限經延津縣南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自武陟至此三百餘里須創開皆大堤之北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黃河舊於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秋一小支下濟寧永通閘月河北向張秋之道則設一閘張秋以下水洄方開南向濟寧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通閘

入運河自長垣境故道至此亦三百餘里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半由滾水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為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可少殺矣而況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邪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通曷敢以輕議也 國朝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為大然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黃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大夏亦皆強排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溺為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羣公誠有見於此矣嘉靖甲午冬十月黃河從趙

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河謂黃河水盛舟行閘面之利濬

閘河二說莫能決余甚憂之廼相度二河道里遠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而折衷之引黃河濬淤幾四百里既深且廣其遠其費倍於浚閘河計非數月可完誤營運諸物料誤糧運京師公私仰給乏絕兼之故道難復縱復將即淤濬河修閘之費卒不可免是

以其勞貽後人也況所濟魯橋下至黃家閘百七十里爾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諸泉初無預於黃河也迺始決策濬河修閘惟將來天旱泉微余甲午夏承乏治水魯橋以下黃河成流閘面行舟濟寧一帶幾至絕流隨禱於南旺諸祠及泰山幸應禱而大雨河始通運舟不免淺閣歐陽修有言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

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為之猶愈於
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欲為運道建萬世之利
者亦惟引沁為愈爾以上古今治河
同異摘錄二條通州上達都城近已
修閘轉般漕運脚費大省蓋元郭守敬雖嘗行之卒
於中止惟我聖明決策修復為萬世利無容議矣若
白河經密雲諸山且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
堤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
塞不常運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兜杓數千具
治河官夫遇淺即濬此外運舟各攜四五具二三百
舟即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矣
惟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脚價少資用焉而終歲

勞苦固可憫也如即以盤剝之費償運卒濬淺之勞
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歸剝船邪兼官置剝船千艘
糧運不滯矣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
他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乙未王家渡河
一歲徙十五里閘
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 運河數千里惟白河
堤防大壞歷觀河底兩岸率皆淤沙以故易於衝決
遷改與中州黃河畧同治堤宜遠宜堅宜植六柳諸
法亦畧同更有異焉每見村莊週遭積沙成巨堤上
復多柳云以禦水詢之乃先於平地植低柳成行以
俟風沙搏聚旋自成堤柳愈繁則沙愈聚根株盤結
水至無害也治河者如之不亦大省民力邪然惟瀾

望平沙無可取土者方用此法若堅實河岸仍須土堤低下衝決之口仍須堅土倍築高厚更植深柳為完美爾以上白河八二條衛合淇漳之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而岸亦高衝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既狹去海漸近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恩縣東光滄州興濟連建四閘誠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隳成功也 滄德天津之間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而決者非盡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販一則嫌薄地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盜決以免衝決彼岸斯二者汶河同之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 臨

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即壅入閘或漫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為停阻宜增培閘面旱澇舉須下板啓閉舊以衛河水感多不用板蓋啓則閘下之淤每日衝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閘河之水積盈及啓則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司閘者所宜審也以上衛河元凡三條人過汶分流北出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泗名會通河然分水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樂九年宋司空禮築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出鷺河口南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可勝巨載漕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導汶濬河之功而不考其故為著於此 汶水出泰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

率皆虛浮淤沙故老相傳成化間戴村壩以下河道
猶未淤滿意者開導未久耳近則沙淤直至南旺河
皆平滿矣故水易漲溢即北下東平故道鹽河入海運河不得其用矣頻年挑濬沙
積兩岸或平鋪地上風起飛揚仍歸河內運河命脈
全賴茲流雖勺水當惜衆議兩岸築堤以約攔之猶
慮水漲堤壞廼議開減水閘滾水壩各四東西兩岸各二以洩
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東堤主事段承恩所築尚須培補高厚十
四年秋築西堤主事顧紳所築去河遠遠則足以容水而高厚開壩亦計
料修建嗣而治之運道其永賴矣汶水自泰萊至南
旺幾三百里遠近咸謂汶泉水微而不考其故蓋盈
河淤沙深廣春夏久旱亢暘沙極乾燥汶泉經之多

滲入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邪嘗測其上源下流
各深廣尺寸蓋所耗十之三四然數百里之淤沙不
可盡濬且將復淤所濬兩岸之沙終歸河內勞費無
已而卒莫能效真無以為處有獻議者云汶水自春
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於春城口置石壩一道中為
數礅洞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鬪二泉渠
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黑馬溝伏秋水盛流
濁則開礅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旱水微流清
則遏水由礅洞下出黑馬溝口即可避汶河百數十
里之沙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有五泉隔絕不能入
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汶開溝以入焉亦無不可治水

者尚其審諸汶河淤田盜決對岸盜決之弊與衛河同以上言汶河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里間為閘四十有三自元建者二十餘聖朝永樂至今先後增建者二十有餘減水月河通湖諸閘不與焉故閘面閘底高下不一如下閘過低積水盈板即須啓則上閘之水必迅急而舟難入必易涸而舟難行矣余問水歷觀而竊疑之然未敢以為必然至冬黃河南徙諸閘有僅露閘面者有沒入泥底者而開口之泥深淺不一乃一以閘面平石至泥水平面測之時惟棗林閘露閘面三尺餘各有差師家莊魯橋二閘面各露一尺五寸穀亭湖陵城二閘面各露一尺五寸孟陽泊閘面露一尺八寸餘至底悉泥淤深至一丈八九尺者惟棗林閘下之南陽閘已沒入泥底閘面泥淤仍四尺六寸八

里灣閘面泥淤仍五尺始知舊傳棗林閘之過高而不知其下南陽閘之過低也迺一以棗林閘為準餘悉培而平之由是啓閉水不復洩仍各測其深淺其閘底過深者則量留底板均止以十二板啓閉師家莊閘深一丈三尺二寸留底板二魯橋閘深一丈六尺五寸留底板六棗林閘深一丈六尺二寸留底板三南陽閘深一丈八尺三寸留底板四穀亭閘深一丈五尺七寸留底板二八里灣閘深一丈六尺三寸留底板三孟陽泊閘深一丈五尺七寸留底板一胡陵城閘深一丈七尺四寸留底板二沽頭以下六閘則閘淺惟上沽頭閘留板一餘無留則閘上之水益深苟非久旱水微固可直達上閘舊運舟過閘即淺閘直待積水盈板方抵上閘舟行其永利矣南旺迤北諸閘亦可行之而大勞甫息未遑也閘河自魯橋以下為黃河衝洗以漸而廣乙未濬河止以底廣五丈為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底僅四丈下流愈廣則愈

行水金錄卷二十一
五
淺矣。開河僅取通舟，非務為觀美。元人有因水散至以板為岸，逼水行舟，可驗矣。治水者慎無病其狹，而圖為廣大也。惟河廣於深，間復下墮，河底不及五丈者，方以時濬之而已。余濬河至三柳樹灣，迺八里灣。孟陽泊二閘之間，役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此矣。余猶病其淺，一老叟進云：聞之先輩，兩閘之間須留稍淺一處，余恍然而悟。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上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留淺，亦不過十餘丈或數丈，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顧速矣。益知前人用心之勤，為慮之遠，若此為之，歎慕自愧，不能已後。

之人慎毋忽也。凡閘鴈翅石及砌岸用石者，須內外兩面各用完整石塊，砌高而中填以碎石，灌以泥灰，即永遠無坍損矣。以上言閘河問水集

行水金鑑

卷第百十五

運河水

二洪古稱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舊各有閘

徐州洪一呂梁

洪二近方革其一

而莫知建置之由志稱正統間參將湯節因洪

水淺急數壞舟建議於洪上流築堰逼水盡歸月河

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則於上下二口各建閘積

水以行舟蓋正統戊辰黃河從河南滎澤孫家渡南

徙二洪僅受閘河之水迺從河南懷慶之武陟導沁

水下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以濟二洪水猶淺澀

故節議建閘爾

志不悉言其故

迄今天旱水澀即築攔河壩逼

水入內洪猶建閘遺法也今梁靖之流已甚微

冬則蓄流春夏

雖仍通流然深不過數尺河底高於南河丈有五尺夏口近衝之溜水勢甚盛而蕭縣城

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塞靡常甲午春二洪幾不通舟然則建閘之

法不可不預講也如月河各以石砌堅而修閘以俟

冬春水澀即築壩從閘永久之利也但二洪役夫藉

險以為利非果斷以必行之不可得也有云二洪之

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者蓋上下口及中連建三四閘節水二洪

之險失矣但山脈皆堅石所費良不貲爾然二洪之

役夫歲餘二萬緡如出數歲之費以鑿之萬世之利

也以上言徐呂二洪淮自荆山而下即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

至清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

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

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淮陰之地甚卑而

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為安流

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

更衝廣爾言淮海淮清江浦頻年外河黃水漫入輒淤濬

治無已運舟每為阻滯詢之父老有云自板閘而下

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

防淤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淮揚

諸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隄壞舟行遇之則損溺

近范光湖議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避前患用心仁

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

為支河蓋堤外之地本下取土為堤不數尺即可通

舟費亦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久則效矣余深有望
焉但支河至湖塘岸須多留隙地密栽深柳每濬河
淤泥即以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
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
致衝岸壩下則開深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
免漫沒之害矣儀真河口舊無閘近方建閘謂俟潮
入則閉閘以積水俾舟可達壩下似矣然五壩之舟
舉由一閘以入已多擠塞每江上風起運舟一時不
能猝入閘內衝撞飄損其害甚大權其輕重閘固可
廢也言淮揚諸湖南旺湖志稱縈迴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
則東西兩岸之湖皆為南旺甚明蓋宋司空導汶水

自東北流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則湖析而為三矣
近年惟以西岸為南旺湖而東岸界分之二湖悉泯
其名迹居民指其北為馬踏坡湖南為蜀山坡湖率
皆侵占耕稼其上余疑而歷詢之久乃得弘治中韓
通政鼎所鐫南旺圖說碑在今安平鎮顯惠廟中明甚蓋西岸為南
旺西湖東岸二湖為南旺東湖二湖之下方為馬踏
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為伍莊坡湖蜀山之下為馬
場坡湖也但諸湖通連中無限隔爾審其形勢凡與
西湖盡處相對者即為東湖其下方為別湖也韓碑
宜移置南旺分司以免殘燬南旺西湖減水閘十有
八舊稱汶水伏秋盛漲則開閘引水以入湖冬春則

閉閘蓄水以防旱謂之水櫃余甲午夏承乏治水時
久旱河皆淺涸及詢南旺則西岸環湖三面之堤盡
圯矣水不能瀦迺委屬役夫修治之週凡五十一里
餘復諸減水閘之淤廢者及秋雖旱水亦頗積但湖
中地形窪下止可從舊忙生閘下出廣運閘口濟魚
臺以下運河爾無仍濟南旺運河之理蓋水既從此
以入湖又安能從此以出邪議者不察謂運河淤高
故湖水不能出殆未審地形高下之宜也今南旺二
閘如故濬河與閘底平止矣安有淤高邪惟南旺分
水湖口地勢猶高如仍倣宋司空引河就下之遺意
導汶直至今南旺西湖中之最窪下處南則從忙生

閘舊河出廣運閘口或出永通閘口北則從舊河直
出安山閘口以避此南旺二百餘里之淺澀固運道
無疆之利也且皆舊河先年凡水漲即從此行舟故
道近雖淤廢不過修治及移南旺數閘而已如以改
創為難姑修復以為南旺一月河未為不可也西河堤修復外
仍有見存堤一十餘里臨河堤六十里四面共百二十餘里若連二東湖則百五十里矣汶水大發閘河不能容
北則注於南旺東湖及馬踏坡伍莊坡三湖南亦注
於南旺東湖及蜀山坡馬場坡三湖而伍莊坡馬場
坡二湖為尤深廣水勢就下故爾今若以南旺東湖
蜀山坡之下各地形稍高水勢稍淺之處橫築高厚
土堤中留滾水石壩俾各蓄水各開減水小閘以通

運河旱則出之以濟力省而利大矣蓋東岸諸湖地
 形本高水可以出非若南旺西湖也若馬踏坡上下
 水勢通連未可槩議耳安山湖昔稱滎迴百餘里而
 不詳其界至弘治十三年韓通政鼎始踏四界東至
 馬家湖西至舊東湖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
 在湖中界自鋪至安山湖廣十五里四圍東自馬家
 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二里六分自戴家廟北至壽
 張集長二十四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
 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週
 圍共八十里四分置立界牌栽植柳株用心勤矣但
 積水通湖二閘底高河水非甚漲不能入四圍多侵

占而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間治水者
 不攷其故止於湖中新築堤週迴僅十餘里號為水
 櫃湖之廣益狹矣以漸復之可也馬場坡湖與運河
 相通舊有堤湖水
風浪衝壞運河水稍盈即洩入湖而湖廣幾二十

里運河安得免淺涸邪十四年冬委屬役夫為築堤
 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湖甚廣風浪甚巨近堤則多植蒲葦
堤根堤頂內外各遍植柳可也揚水

部且部水部元
吉協力成功更置減水五閘運河之水易盈湖之水蓄

洩有備矣昭陽湖舊甚廣南口建二閘啓閉出金溝
 口以濟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衝決東堤入昭陽
 湖淤漫漸高二閘已沒入泥底不復見湖亦狹而金
 溝口之流亦微濬河則淤深費廣惟湖上流北口通

雞鳴臺小河如下口因黃河已淤高仰之地更築橫堤以益之過湖水由雞鳴臺入運則自此以至沽頭七十里皆可濟矣蓋因其勢而利導之爾十四年夏秋已濬雞鳴臺口出水入運但下口堤猶未修築高厚當培益之更將湖東新河隔絕之泉口口築壩悉引以入湖則水積而利益大矣以上言開河諸湖運道以徐充開河為喉襟開河以諸泉為本源泉源修廢運道之通塞繫焉可不重邪泉志紀載詳矣惜未能紀泉所出及測其穴數大小形狀以故官夫疏濬率多虛文未可考矣至有埋沒莫知所在者且泉源四時微盛各殊大率冬春微夏秋感旱微澇盛渠流深廣亦不一必四時遍測而後可

驗迺各紀其方向

在州縣東南西北或四隅

遠近

去州縣治若干里

保社

某里分

村莊

某村莊東

西南北

所出

或山谷或平地或津泉

穴數

若干

大小形狀

如盤如盞如酒鐘如鷄子如棗栗如錢之類

備測泉口成渠之深廣尺寸

自泉流若干步成渠深廣若干

入汶運之里

至遠近

流幾里合某泉或入汶或入運

沿途之渠道堤防罔不詳備

有無衝決坍塌

淤塞盜引

司泉者若有所稽有未盡復者嗣而求之備載於志可免埋沒矣近傳黃河入運山東諸泉悉皆埋廢

蓋遠地未始經歷之訛傳也開河自徐達衛七百里黃河正德己巳方決沛縣飛雲橋所濟自沛至徐百餘里爾嘉靖九年十年間漸北出孟陽泊泥河口出穀亭口所濟自魚臺至徐二百餘里爾餘猶全資汶泉也如盡埋漕運不遂廢邪泥於近小而忘其遠且

行水金鑑卷一百十五
六
大者可乎惟魚臺滕縣而下泉源渠道為黃水淤漫
近雖疏治而或猶未盡其利爾嗣而濬之復其舊矣
齊魯之地多泉近於東平州詢訪即得新泉五第民
間病於開渠占地之勞費匿不肯言爾凡久旱地潤
之處其下必泉司泉者能懸以厚賞而遍求之雖尺
寸之水有益運道矣漢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為
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歷試之信然以上言諸泉
問水集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五月己未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李
如圭條治河五事一任才能以舉泉政漕河全賴泉水
頃年泉源淤塞以致泉流微細宜專設兗州府同知一
員管理一置閘座以均水利漕河一帶閘座隨時增改

者多此盈彼涸往往稱淺宜仍舊便此後必相度得宜
乃聽改作一砌閘壩以垂永久漕河閘壩類皆土築善
崩宜採石修砌一治湖陂以裨運道山東漕河固資泉
流而昭陽南旺蜀山馬場五丈安山等湖陂俱受水所
可為運河之濟但年久不治委之無用甚至湮沒為害
或被人侵占宜責令退出官為修治一嚴稽考以革奸
弊河道銀兩先年散貯各衙門遂致那借侵欺無從查
考宜令所司專聽河道支用從之六月丙午致仕右
都御史盛應期卒應期吳江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主
事歷今官致仕卒應期有膽智遇事敢為所至有績效
而殊不理於口留城新河之濬實漕道永利應期創議

而撓於浮言功無成而敗蓋首事之難如此 九月壬午戶部等衙門會議漕運事宜一議將管理通州郎中移劉楊村等處地方每年當仲春秋杪之際嚴督各該夫老人等遇有淤淺即酌量工力疏濬候運船到灣仍詣通惠河提調其臨清迤南自東昌以至南旺等閘應添設主事專管開河等閘督令各該官夫如法啟閉詔如議行 閏十二月壬子朔總督漕運周金言淮安清河口抵瓜儀四百餘里乃運道咽喉其閘座止藉白馬范光高郵邵伯諸湖津派皆無源之水往黃河北徙或由沛縣飛雲橋或由穀亭鎮流入漕渠是以沽頭諸閘頗得其濟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一支入渦河直下

長淮一支仍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一支由趙皮寨出宿遷小河口各入清河口匯由新莊閘入裏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訪諸故老皆言河自汴來本渾而渦淮泗清新莊閘正當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為沛縣害者今移淮安矣興工挑濬公私勞費動以萬計臣甚慮之竊計新莊口南諸閘一遇水發必須築壩及貢使與勢官經過旋復掘放恐非長計請於新莊閘更置一渠約長五丈立閘三層重加防護水發即三板齊下貼席封固雖有滲漏勢亦微細而挑浚不難仍戒管河屬官毋得營求別差擅離職業下工部議可從之

明世宗實錄

戴鰲字時化鄆縣人嘉靖乙未進士丁酉授工部主

事治徐州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獸踞小者戟列
時時破舟殺人而內洪則紆迴滯澀沙石壅闕不可
以舟又堤岸善崩齧而窪者大半公至則彈力經畫
琢其巉巖碎其砦磧直其掩曲扶其壅塞以堤以路
延袤二里許舳舻上下如履平地而數十年之害一
旦夷之督漕大司農約菴周公稱之

張時微撰戴公墓志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二月乙卯山東巡撫胡瓚宗奏青
登萊三府舊有元時新河一道南北距海三百餘里原
設閘座故跡猶存惟馬家橋中多頑石乃元人疏鑿未
竟者今已募夫鑿通尚有停口窩淺隘淤塞乞動支官
帑開浚永為民利從之 丁卯覆巡撫順天都御史黨

以平奏薊州運河自殷留莊大口至舊倉店淤淺一百
十六里請發椿草銀六百四十兩糧米五萬石及時疏
濬詔可 七月丙子修濬地丘店丁家道口河工完賞
總理河道都御史于湛巡撫河南都御史易瓚巡按御
史王鎬各銀幣有差按察司副使張綸等各陞俸一級

明世宗實錄

嘉靖十七年漕運都御史周金奏修寶應一帶堤岸
時工部郎中涂棟畢鸞揚州知府朱懷幹通判涂相
淮安府同知陳昉協贊成工

南河全考 懷幹字守正號雲峰歸
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歷知思南府有

能
聲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九月壬寅運糧千戶李顯疏築運

河三事其一謂揚州南自儀真北抵淮安俱藉寶應范光湖諸水接濟乃湖南北相去三百里廣百二十餘里卒有暴風漂蕩不測議於范光湖堤迤東開築月河以免水患其一謂北自淮安南至瓜儀水勢上下相去丈許惟賴瓜儀二壩關防先年壩決水衝河道淤淺宜令瓜洲陳家灣儀真新城地方并揚子橋及揚州東關各增一閘若瓜洲壩衝決則下陳家灣閘儀真壩衝決則下新城閘如二閘閉水不及則下揚子橋閘再不及則下東水關閘以留水利其一謂儀真下接揚子橋大江商船輻輳河道壅塞糧運阻悞成化年間嘗令將新城通江舊河疏浚寬廣亦置一壩河道疏通官民稱便後

廢不修今宜仍前修浚以裨漕政上命工部議行

明世宗

寶錄

萬表字民望定遠人襲世職歷漕運叅將至南京中軍都督僉書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竝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洗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來漫漫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涸易盈沿河設淺舖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但向者黃河漫漫一旦水落石出清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五
河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
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防原備河衝入為漕害
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
疏濬以引之此所謂以病為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
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
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
公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
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為費不貲以
彼棄七十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
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衝決非常誰
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

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
達陽武歷七十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
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為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
第浙中海船於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
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由海至山東蓬萊貿易云
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
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為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
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
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
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
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

志中且極陳本末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

本至論識者韙之

焦太史澹園集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四月甲戌總督漕運左都御史周金奏黃河支流淤塞徐呂二洪水淺并鎮江等處河道阻滯請及時挑浚以濟糧運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郭持平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魏有本各奏黃河遷徙大勢自睢州野雞岡至亳州入淮其由孫繼口并考城縣至丁家道口虞城入徐呂二洪者十分之二此運道所關非特河南一省之責即今沙淤四十餘里疏濬之費動計鉅萬乞發山東南北直隸椿草夫役銀兩數萬於

睢州貯庫協濟工部議覆從之已而戶科給事中劉繪奏黃河大勢南徙其支派細微以致徐呂二洪涸淺有妨運道乞嚴責河道官疏浚丁家道口等處及汶濟諸泉工科左給事中沈良才奏山東泰安州等處計一百七十六泉舊設管泉主事并同知等官邇者視爲泛常以致泉源微細乞行撫按及管泉主事督率人役極力浚導兵科給事中張翼翔奏黃河南入渦河經亳州逼近陵寢乞浚孫繼口等處以濟漕河並築隄防以止黃河南下工部覆議上曰徐呂二洪阻淺非尋常挑浚所能通濟即行漕運河道都御史及撫按督率各官盡心議處以聞五月丁亥工科都給事中韓威等劾奏總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五
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等修河半載尚未成功給事中
林庭學復奏持平已報睢州野雞岡孫繼口挑濬新河
工完徐呂二洪糧運無阻而漕運都御史周金等又稱
桃源宿遷等處淺澀徐呂水不盈尺歲運艱難各相背
戾上乃降持平等俸因命兵部右侍郎王以旂往督理
以旂遂條陳河道事宜疏下工部覆議一管河官止令
專理河道不得別遣効勞著績者不問崇卑一體旌擢
一河道貯庫及椿草銀兩并本部事例戶部無礙官銀
俱聽隨宜支用一各項船隻停泊已久一遇河通勢必
競先宜申明條約先儘運船及進鮮黃船發行餘皆不
許攙越把總等官無得遲延帶貨一國初漕河惟導徂

徂諸泉及汶泗諸水至景泰弘治年間黃河始自至于
時督理大臣如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猶極力排塞不資
以濟運也以其勢猛水濁來則衝決去則淤塞且遷徙
不常害多利少耳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其野雞岡
新開河道宜浚山東諸泉入之以濟徐呂二洪沛縣南
仍築長堤聚水如閘河制務在有司利漕運而已又今
之議者有謂引沁水自武陟而東至曹州向濟寧出永
通閘入運河者有謂引漕舟由江淮入黃河達於陽武
陸運百里入衛河直達天津通州者又謂海運固難中
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嘗有治閘直達
安東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且無險者此皆今日所當

多方講求擇便而從事者也上曰海運迂遠難行不必
妄議生擾決浚山東諸泉乃今日要務其如議行湖
廣布政司右叅議方遠宜請開海運上曰運河一時淺
阻已命官往治海運有旨勿得妄議方遠宜多言亂謀
姑勿究

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辛酉總督漕運都御史王
杲總理河道都御史郭持平奏睢州野雞岡原有支河
通徐呂二洪以資運道近因黃河衝野雞岡流渦河經
毫泗大勢南徙於是孫繼口遂淤徐呂二洪水微而泗
州祖陵鳳陽白塔壽春等王墳水遂歸焉乞築野雞岡
口挑濬孫繼口扈運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水勢東行由

蕭陽自徐州入運河以濟二洪庶運道有利陵寢無虞
又邳州桃源河廣流遠多淺塞處乞循依古法築壩撈
沙水流中漕可無壅滯疏下工部覆如其言詔差工部
郎中郭應奎及欽天監官會同撫按官查議勘報九
月庚午督理河道都御史王以旂疏陳四事一漕河仰
給山東諸泉貴以時疏浚近已會同各官清查舊泉一
百七十八處復開新泉三十一處俱入河濟運但恐一
失疏濬尋即湮塞主事一員勢難遍歷乞分隸各地方
守巡兵備等官兼理其事一徐呂二洪為運道咽喉山
石險峻非水深數尺莫能行舟聞舊曾置閘束水乞於
境山鎮二洪下各建石閘旁留月河以洩暴雨沙坊等

行水金鑑卷一百一十五
淺由河廣漫流更宜築四木壩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
頭灣諸淺預置方船以備撈浚一漕河兩岸原有南旺
安山馬場昭陽四湖名爲水櫃所以匯諸泉濟漕河也
被豪強占種蓄水不多而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國
初設湖初意乞委官清查添置閘壩斗門培築堤岸多
開溝渠浚深河底以復四櫃一黃河南徙舊口俱塞惟
孫繼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下徐呂二洪此濟運
道之大者近已俱工挑浚但黃河變遷無常難保不復
淤塞乞於本口多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上流有所受下
流有所洩而二洪常得接濟矣疏入工部覆議當從但
以管泉責之有司事體不一仍令各部官司之惟於總

督河道官加工部侍郎銜以便督責上依擬仍詔管河
官委任嚴切遵行永久不許始勤終怠以隳前功 癸
酉督理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以
旂奉命回京辭免兼官許之 明世宗實錄

王以旂以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
是歲徐呂洪竭漕舟滯不行淮安濟寧兩院以聞臺
諫諸臣合詞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一員督治於
是公受命兼右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
脈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若干座
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座河流時匯漕舸皆
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勢豪

侵没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放水灌田成沃壤官因循
 而不問民隱忍而諱言為弊頗久乃公廉實謂四水
 櫃復庶蓄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澀則懸湖
 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至今賴焉事竣上
 嘉悅之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

謝少南撰官
保兵部尚書

襄敏王公行狀 以旂字士
括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

卷第百十五

